

福建南安，县域足球的标兵

——一位资深体育媒体人的观察和思考

白国华

“农村包围城市”，我相信中国人对这六个字都很熟悉。

但很遗憾，职业化近30年，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读懂这一课。尽管足球被认为是城市的运动，但就中国而言，如果只把目光放在大城市、足球重点城市，职业联赛，尤其是中超联赛，过去的、现在的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：这条路行不通。

因为中国足球的希望在于广大的“农村”——这里的农村包括广大的三四线城市，包括广大的县、区，甚至包括乡镇。

说理论，过于空洞。接下来，我将结合10月底在福建南安、晋江、漳州的采访去说这个问题。

福建南安，县域足球的标兵

10月26日，我抵达福建南安。南安，县级市，泉州代管，县域面积2000平方公里左右，人口超过150万，从人口来说，是超级大县。

南安足协成立于2005年。足协秘书长吴焕勇存着一张拍摄于2005年的老照片，是关于南安第一中学体育场的，“那是当时我们南安最好的球场，是块土场。那时我们这里没有一块人工草皮的足球场”。

2006年，南安足协举行小学生三人制足球赛，找不出一块合适的足球场。而现在，南安拥有198块球场。另外，一个拥有1.8万个座位的体育场将在2023年年初竣工。目前，南安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学校已达139所(幼儿园11所、小学95所、中学32所、大学1所)，成立200多支校园足球队。全市共有53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，7所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，数量位居福建省县域首位，7名女足队员、4名男足队员入选省集训队。

南安足协会员从几十人壮大到几千人、足球场地从个位数跃升到三位数、足球人口从几百人发展到上万人，南安协和南安足球收获诸多全国第一：全国第一个创办足协期刊的县级市、全国第一个设立校园足球发展基金的县级市、全国第一批青少年校园足球优秀试点县、全国第一批社会足球场设施重点推进城市、第一批全国县域足球典型……

好了，南安的成绩先说到这里。南安的成功，有其独特之处。譬如，他们的民营经济发达。譬如，他们的足协主席戴宽南是位成功商人，也

是位慈善家，迄今已为各种慈善事业捐款几千万元。他有一大串头衔：福建省足协副主席、南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、闽南科技学院院长等。他说，这些头衔中他最喜欢的是南安足协主席，这是个让他能更加直接为足球做更多实事的职位。

他们有经费、有人，更重要的还是能做事。

南安足协在政府的指导下，承接业务部门委托的各类足球事务。比如除了举办大量社会足球和校园足球比赛外，南安足协还负责社会足球场地的运营管理。足协和政府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，表现在：南安两个有关足球工作的领导小组均由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担任组长，全市建立起多部门合作的足球发展工作协调机制。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，即足改办、校足办与足协合署办公，实行“三位一体”模式，引领南安足球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健全。

从高层到基层，看起来，南安的足球已经是一个“无可挑剔”的模范生。但秘书长吴焕勇摇头：“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做得多好，如果大家都觉得好，那只能证明，在其他地方，足球真的是太薄弱了。”

从2005年成立至今，已经15年时间，南安足协现在最大的想法是，把南安足球再托得高一点，拥有职业的龙头队伍。目前，南安有意引进福建U18女足，一切顺利的话，她们将成为南安足球历史上首支职业足球队，出战明年的女乙联赛。至于男足，我相信，南安也是一定要进场的。

有水才有鱼

中国拥有2800个县(区)，每个县有不同的情况。

有的县足球发展得很好，国家体育总局曾经评定了全国101个“首批全国县域足球典型”，至少在官方层面上，这些县足球的发展得到认可。且不说剩下2000多个县的足球发展得怎样(中国很大，地区发展也不平衡)，就拿这101个县来说，这就是中国足球新的增长点。

如果能把这101个县的足球真正扶持好，中国足球的基础是不是就能扎深一步？如果能把这101个县的足球真正扶持好，假以时日，是不是这里面也会多一些真正的职业俱乐部？如果能把这101个县的足球真正扶持



27日下午，“市长杯”2021年南安市第十届中小学生足球联赛初中男子组决赛举行，国光中学3：1战胜东溪中学夺冠。(南安足协供图)

好，再把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县域，中国足球是否就真正能和“农村”真正地结合起来？

我在前文提及南安拥有很多独特的优势，譬如民营经济发达、协会自身的发展健康、有一个得力的带头人以及一个实干的团队，但这种优势即使万中无一，也并非不可复制。

我去过很多基层采访，基层足协碰到最大的困难是：一、和政府的关系。通俗说，政府到底能给他们多大的支持。有政府支持，好办事；二、经费。经费从哪里来？三、人。足协为民间机构，如何让这些有情怀的人能够一直保持热情，

把当地的足球发展起来呢？

所以，体育总局或中国足协，是否应该想一想，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帮助这些基层地方足协去发展？如何用更多的资源去帮基层地方足协去发展？

有水，才会有鱼。地方足协兴，中国足球才会兴！

(作者系中国著名体育媒体人，200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，曾在《足球》报担任一线记者18年，著有《单刀——直击恒大大王朝》《中国足球长镜头》等。本文原名《农村包围城市这一课，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读懂(一)》，本报转载时略有删改。)

想起李贽

姚添丁

茫茫宇宙人生大道理，他两耳不管身边琐事俗事，却也享得清闲自在，乐得逍遥洒脱。

“性偏急，其色矜高，其词鄙俗，其心狂痴，其行率易，其交寡而面见亲热。其与人也，好求其过，前不悦其所长；其恶人也，既绝其人，又终身欲害其人。”李贽曾以思想家的角度评价过自己，他主张“革故鼎新”，尤其对男尊女卑、重农抑商、假道学、社会腐败和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；他抨击程朱理学，认为儒家经典和孔孟之学不能成为“万事之言论”；他反对理学空谈，提倡功利主义；他提出“天之立君，本以为民”主张；他承认个人私欲，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和商业交易皆合乎天理；他还提倡人类平等，主张婚姻自由，要求尊重妇女，这些无疑都是走在了那个时代的最前沿，至今依然闪耀出无比绚烂夺目的思想光辉。

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，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思想，不应盲目地随人俯仰。明代李廷机在《祭李卓吾文》称赞李贽：“心胸廓八垓，识见洞千古。子然置一身于太虚中，不染一尘，不碍一物，清静无欲，先生有焉。盖吾乡士大夫未有如先生者，即海内如先生者亦少矣。”作为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，李贽在文学领域提出“童心说”，主张要“绝假还真”，抒发己见，在诗文写作风格主张“真心”，反对当时风行的“摹古”文风，这些都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极其有益范本。

今天，当我们望着李贽饱含睿智的执着塑像，依稀还能隐隐听到当年思想家的声声呐喊，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洗礼，变化更迭的也许只是容颜姿态，永生不变的却是思想家与众不同的声音：“人人皆可为圣人，人人皆有自我。”

不管相信也好，或者怀疑也罢，我们的生命终究敌不过岁月风尘。生命个体在历史车轮碾压之下，最终结局只有一种：慢慢变成缕缕尘土，渐渐变成丝丝记忆，最后或多或少成为某种可有可无的文字游戏。可是即便尴尬如此，我们还是热衷于这种有意思的文化思考和努力，这当中也必然隐藏着某种文化磁力和文明魅力。你看，桀骜如李贽，痴迷如我们，然而幸运的是，我们还是有机会遇上了，赶上了，追上了思想家李贽，并且聆听他的思想声音，这样的感觉真好！

可爱的民间文艺家

黄小梅

常听说，高手在民间。以前，我听着听着，也没多少在意，自偶然加入南安民间文艺家协会后，目睹协会的一些组织活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，才被高手在民间的真理深深触动，民间文艺家，可爱的群英啊！

人类的繁衍生息，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，历史长河中，诞生了无数的名人，同时，也孕育了数不尽的民间文艺家。

第一次参加民间文艺家协会换届的活动中，我的活力被深深唤醒，会长洪凯儒雅从容，学识渊博，常务副会长林建南组织能力非常精心周到，秘书长洪一铭虽是年轻态一族，却细致有加。现场举行的抽奖活动中，奖品都是协会会员的产品：书法、绘画、剪纸、自制祖传膏药等，琳琅满目，席间，有南音表演、诗词的古朴吟诵等，短短几个小时，让我品位了一场文艺盛宴，感受了协会领导班子的辛劳和团结。

换届后的协会，组织的第一场采风是到红色基地施坪古村落，其间，人员的集合地、车辆和午餐的安排，组织者都适时跟进、调整，劳心劳力，毫无怨言，当地的会员柯振良作了充分的讲解。采风结束的当天，林建南副会长及时写了报道，文章全面地阐述了采风的过程和意义，下笔如有神，充分体现了一位民间文艺家的文学才华。其间，会长身处上海，却不忘牵挂采风事情，言辞诚恳，让我们如沐春风。

协会的第二次采风是到永春，走进生态山城，感受故里乡愁。因为会员居家所处位置较为零散，我带上两位附近的医生会员自驾前往南安集合，但我担心驾车技术跟不上队伍，林建南副会长及时调整人员，他自己帮我们开车，消除了我的胆怯心理，两位医生随身携带救心丹等药品，说是预防万一，暖心之至。采风时，会员洪文哲潜心拍摄，会长不忘向他道声辛苦，他说：“作为一名会员，为协会做点事应该的。”

采风刚结束，多才的会长即时赋诗一首，林建南副会长同样地在傍晚时，即时发出报道，一些会员也迅速写出美文，真是文思泉涌，不得不令人叹服。

我的写作可以说属于小阳春的第二次开花吧，本来以枯木一段，与春天无缘，却阴差阳错，结识了一些民间文艺家，在他们的真诚指导和鼓励下，我的生活变得充实又富有活力，感受到了民间文艺家大花园的百花齐放，以及乐观向上、敬老爱幼、互相提携的美德。

民间文艺家，一个美美的名字，名字的后面，是可爱的人儿，喔，可爱的民间文艺家！

晨风

洪少霖

“晨风，在我耳里眼里，从不属于哪里，忘了自己归期……”不时，脑海中会跳出一些十分陌生又很亲切的词语。不由，我将它们哼唱。它们总是很符合自己当时的意境，符合自己的心情！

秋天的早晨，我骑着电动车在公路上，迎着晨风，感受风中的清凉，哼着一时灵感而来的歌词，是一件惬意的事情！如果是走路，那风儿不大；如果跑步，那时而会感到劳累；如果驾驶汽车，那风便不够淋漓。

其实，许多人和我一样喜欢晨风。在南安市丰州镇金鸡村、社坛村，不少中老年人，在早晨或天未亮时，他们会到附近的金鸡桥闸内、金溪畔散步。溪，无遮拦。那儿的风，更畅快，也更凉爽！这是大自然界给予生命的厚爱，给予风中人的享受！

大自然，有诸多变化。其中，包含了春夏秋冬，不同季节产生了不同收获，给人不同的快乐与难处！乐观者，喜欢春花、秋月、夏凉、冬暖。悲观者，反感春天的草木丛生，秋天的收获奔劳，夏季的炎热汗水，冬天的寒冷厚衣。

许多人，没能记录下晨风给予他们的享受，他们自以为文笔不好。而我，此刻在将之记录。记录下来，便是收获，便是生命与生活的美好！在这个季节，我便有了许许多多美好与舒适。

无数次，清晰地记得那晨风清爽，那夕阳婉约，那一次次从黑夜到白日的天色变化。似乎，一些人由此会变得乐观，同时保持一份天然与纯真，保持一份在世俗中的随性，不刻意，不故作。或许，也有一些人，他们早上起床都比较晚，他们更习惯从白天到黑夜的过程，更习惯执着的追求与耿耿于怀的算计，他们在世俗中收获到更多名利。

我较少去思考他人的精彩生活，他人的名利得失。我在自己的世界之中，喜欢外面的世界之大。我习惯清晨的安静，清晨的人稀地广，清晨的鸟儿唱说，清晨的与世无争！我喜欢自己的与世无争，喜欢自己的点滴心情！

我用耳朵、眼睛、皮肤……主动、被动去感受晨风。晨风不属于任何地方，也不属于任何人。它们一直在路上，他们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自己要去哪儿！而我，同样记不起来时的路，不知最终归属；而我，越来越忘记往事中的快乐与悲伤，越来越容易陶醉在现实中的眼前的风月。这世间有几人真正记得！有几人真正明白！



木棉花

刘雅燕

“哗！那花开得好漂亮！”早春清晨，我走在古镇古街上，突然耳畔传来惊叹声。循声探去，只见街道旁边广场的木棉树上鲜花似火绽放在枝头，与广场那片片绿意相映衬，天地间流淌着春天的希望。

这片木棉树就在我单位附近，我竟没察觉那一树树的绯红已跳进二月的时空，在寂静中染红了一方天际。

走到树下，伫立仰望，彤红木棉花半空悬挂着，飘逸着。一阵劲风吹过，一朵硕大的花从空中倏忽旋转而下，“啪”地扑向大地，坠落分外豪气。掉下的五片饱满花瓣没有飘散，依然包围着绵密的花蕊，姿色如新，两个小女孩在木棉树下嬉闹，绕着几朵落英追逐着，小心翼翼地，脚步始终没有踩着花朵，“小心，不要把花踏死”，她们互相提醒着，又追逐着跑开。木棉树下，萍水相逢，亦非陌路人。女孩背影渐远，我隐约听到那细碎的脚步声凝成心灵絮语：“生命的每一种存在方式都值得敬畏。”

季节轮换如飞，不觉暖夏入日，花期过后，光秃的枝丫披上绿装，葳蕤蓬勃。一边吐新叶，一边结果实，成熟的果实在艳阳下裂开，露出白棉絮，煞是好看。一天晌午，瞥见广场棉絮在阵阵熏风中蹦出飘走，恍若白雪纷飞，轻盈坠地，俯首细看，一团轻柔洁白的棉絮里裹着黑色的种子，黑白分明。木棉果只有经过迸裂，才能蜕成瑰丽的“雪花”。

初识木棉花，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一座千年古刹里，记忆的轻舟把我的思绪带回那个阳春的午后……

我和几个同学沿着逶迤山路盘旋而上，去探访藏在南安官桥五峰山的一片寺，到了山腰，举目远看，一棵红彤彤的大树闯进我们的眼睛。这下把我们整个心思都吸了过去，就像铁砂冲向磁铁般奔至那棵大树，翘首仰望，满树花儿如红橘累累，绚丽非凡，大树上却不见有一丝绿叶。这种颠覆“绿叶衬托红花”规律的奇葩是什么？让人大开眼界，也深感诡异。脑际突然掠过但丁《神曲》里的一句话：“植物的生命要从

它的绿叶上显出来。”是的，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，这种树的绿叶必定是以其独特的方式滋养着其独特的花。寺庙住持告诉我们，那是木棉树，树龄已逾50年。

一片寺的古木棉，有着红色的印记，国内战争时期，南安官桥岭兜一带是地下党活动据点，位于这一带的一片寺当时以其险要地势成为革命活动的好地方，地下党多次在此召开秘密会议，布置武装斗争，顶天立地的木棉树冠下也成为他们抒写革命诗篇的佳地。砭红的花葩仿若南湖上的红船，闪烁灵光，引领他们驰向新航线。如灯笼的木棉花，即使在黑夜里，也不会闭上眼睛，当革命党人穿过这广袤山脉的夜，它们那么明亮，仿佛山灯一起亮了，默默为夜幕下的他们指路。

木棉花，英雄花也。英雄花，传说源于老英雄吉贝的故事，木棉花经过悠悠历史的洗礼，越发明亮，仰慕木棉花，宛如仰慕英雄。如今，一片寺里那棵历经风霜的古木棉挺拔依然，年年春花红，洋溢着生命的芳菲，透着一一种信仰和生命的力量。

想起李贽。多年以前，读到了黄仁宇先生的《万历十五年》：“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，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。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，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。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。”知识分子总是极度渴望拥有施展平生抱负的空间，尤其是对于有思想有思考的李贽来说，假如当时的社会环境符合他心中的理想蓝图，那么也许又将会是另外一番动人情形。不过历史终究没有“假如”，这样是锁链成为李贽的不幸还是幸运呢？人类的历史，有时候要用牺牲纯个体的代价以期换得历史本身的更迭演化。

性格影响命运，思路决定出路，这话如果放在官员李贽身上，可以说真是恰如其分。先说性格，李贽自幼骨子里就是清高傲慢，如此性格明显与官场氛围不相合拍，似乎也暗示其仕途命运未必十分顺畅；再说思路，李贽心里边应该只是把官场视为混饭之途径，这就限制住了他步步往上爬的强烈愿望，这就很容易能够预测其官场江湖的步履艰辛。我们据此便可以大胆做出推断，李贽绝对是那个时代官场另类“奇葩”，这样子我行我素，不逢迎，不拍马，不讨好，不媚俗，不屈从，不低头，他完全不管别的官员如何行事，反正我李贽就是要恪守自己为官做人之道，于是每回履行完日常公务便“闭门自若”，他宁愿将自己一个人反锁在清幽书房里，深入思考